2021 年 7 月 28 日 星期三 责编:程 云 审读:陈亚莉



[商城时报]·灌河源



秋 拾

蒋戈天

涉过瘦条条的河水。秋凉如蛇 时光怀里,大山,一座宝库 丢失了锁藏的钥匙 她转身之际,腰间环佩叮当 那些幸福、辛酸的果子 闪烁少女的眼眸,入夜前,逐一被拾起

诚恳的根须深埋大地 幻想的枝叶昂首云端 当叩问岩石,暮晚的云朵送来几声 露水一般的回答 手握善良,揪住时光的马尾辫儿 荡一荡秋千,交出一份金质的爱恋

河流陷落后的城池,清高,沉寂远去的马蹄,终要踏破黑暗的路口拾起一截尘烟,看秋 泪眼蒙眬 转瞬之际,落叶竟将我们紧紧覆盖

晒谷场

谢复锋

离开庄稼久了 我时常在心的最开阔处 暴晒谷子 把细微的潮气霉菌 用阳光过滤

是的,我有一块足够开阔的场地 用来拥抱阳光 把所有类似谷物的物件 统统镀上阳光的金色 以此抵御来自生活暗处的 侵蚀

所以我总是面带微笑 我把阳光作为我深沉的底色 所以微笑也是阳光灿烂的



桃花雪

江 岸

老古话还真说对了,三月 还有桃花雪。墙外几株桃树含 苞待放时节,黄泥湾竟然纷纷 扬扬下了一场雪。

山桃起床后,去厨房舀水 洗漱的时候,爹早就起来了,把 院子都扫完了。天上的雪花还 一个劲儿飘扬着,整个村庄一 派银装素裹。

桃啊,今天还去学校吗?娘系着围裙,站在厨房门口问。

山桃说,哪怕天上下刀子, 我顶着铁锅,也得去学校。下这 么点儿雪,怕什么?

那你赶紧吃饭,吃过饭, 让你爹送你去学校。娘摘下围 裙,扑打着头上身上做饭时落 下的草木灰。

学校离家一 ■ 远,她这么大的姑娘,还用人送?爹将大扫帚扔到院子角落里。大扫帚晃了晃,依靠着墙角站住了。

娘白了爹一眼,说,你不送,我送,行了吧?

山桃出了门,爹默默地跟在她后面。翻过房后的这道岭,站在岭头上,就能看到对面山洼里的黄泥湾小学。爹是这所小学的毕业生,山桃也是。从家到学校这条路,即使闭着眼睛,父女俩也能摸过去。

山桃踩着雪,爬上山岭,积雪在她脚下咯咯吱吱地响。她站在山岭上,看着往山岭上爬着的爹,爹的脚下也咯咯吱吱地响。

好了,爹,就送到这儿吧。 山桃扬着手臂,在风雪中划拉 了一个圈儿,对爹说。

多毕竟上了岁数,有些 气喘。他还没走到山桃跟前, 山桃已经像个淘气的孩子一 样,坐在山坡上,往山下滑行 而去。

爹站在岭头上,看着山桃一会儿从树丛中闪出来,一会儿又隐身到树丛中去了,仿佛在和谁捉迷藏。终于,山桃到了山脚下,返身冲山上挥挥手,一溜烟儿地往学校跑去了。

这个鬼丫头,怎么就长不 大呢!爹暗自嘀咕着,准备下山 爹转身的时候,看到一只 黑灰色的大狗从他身边的灌 木丛中漠然走过去,大狗的身 后,跟随着三只活蹦乱跳的小狗。小狗们停住了,有一只好 奇地盯着他,有一只冲他龇龇 牙,有一只伸过头来,嗅了嗅, 然后纷纷追随大狗去了。这是

有些纳闷。 爹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那群狗已经钻出灌木丛, 回到被他挡住的山路上,透

谁家的狗呢,拖家带口地跑到

这荒山野岭上,干什么呢?他

迤而去。 爹觉得有趣,掏出手机,将 狗群的背影和它们留在雪地上

狗群的背影和它们留在雪地上 的凌乱的脚印拍摄下来。它们 的脚印,宛若大朵小朵的梅花, 在雪地上绽放。

回到家里,爹从锅里盛了一碗放得有些温乎的稀饭,就着一碟咸萝卜条,大口大口吃起来。爹正吃着饭,突然想起什么来,对娘说,也不知道谁家的一窝狗,在山上瞎逛呢,被我拍了下来。

娘拿起爹的手机,翻看着, 突然惊叫起来,这哪里是狗啊, 不是狼吗?

狼?咱黄泥湾多少年没有 闹狼了,怎么会有狼?爹狐疑 地说。

你看看,这拖在屁股后边的大尾巴,这毛色,这脚印,这哪能是狗呢?

哇,还真是哈,是不太像狗,我说狗怎么跑到山岭上 了呢!

娘又紧张又兴奋地说,快, 发个朋友圈,告诉大伙儿,山上

爹放下饭碗,又端了起来, 说,你又不是不会发,你发吧。

下午,山桃放学的时候,刚 走出学校大门,就看到爹缩着 脖子,袖着手,倚在墙角背风 处,不停地跺脚。

爹,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山桃一边锁门,一边问。 早上送你的时候,我在山上看见狼了。你娘不放心,让我 来学校接你。爹说。

真的假的啊?说得怪吓人的。

这还能有假? 我把照片拿给咱村里上岁数的人看了,你八爷,你六大爷,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打过狼,都说是狼。

也许吧,现在山里砍柴的、 伐树的都少了,树高林密,狼就 从深山里蹿出来了呗。

对了,我守了半个下午,你的学生呢?怎么一个学生毛都没看到?爹好奇地问。

您还好意思问,家长们还 不是被您的微信吓破了胆?今 天下午,所有学生集体旷课。山 桃哭丧着脸说。

回到家里一说,娘竟然拍着手,高兴地说,别的老师钻窟窿打洞地都调走了,就你这个傻丫头,死心眼儿,自个儿独自硬撑着这个学校。这下倒好了,村小学没学生了,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到镇中心小学去了。今天,你爹的微信里,就有你的好几个学生的爷爷、奶奶留言评论,说是为了安全,把学生送到别处上学呢。

山桃叹口气,说,自从我师范毕业,到我的母校任教,我就幻想,总有一天,咱黄泥湾小学还能像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那样红红火火。我这个人没大出息,就这点儿小梦想,竟然被这几只该死的狼搅黄了。

爹看看娘,娘看看爹,想 笑,又不敢笑,两个人的脸都绷 得紧紧的,背着山桃,偷偷地挤 眉弄眼地做鬼脸。

屋外,飘了半夜又一天 的飞雪不知道何时停了下 来,夕阳在西边山峦上露出 半张脸来。傍晚的山村一片 嫣红。

